

屠格涅夫著
马宗融译



2
3. 03

春潮

宁夏人民出版社



01010439874. 郑州大学图书馆

春潮

屠格涅夫著

马宗融译

马小弥修订



宁夏人民出版社

I. TOURGUÉNEFF

Les Eaux Printanieres

屠格涅夫 《春潮》

巴黎 纳尔逊出版社 出版

春 潮 [俄]屠格涅夫

马宗融译 马小弥修订

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

(银川市解放西街161号)

宁夏新华书店发行

宁夏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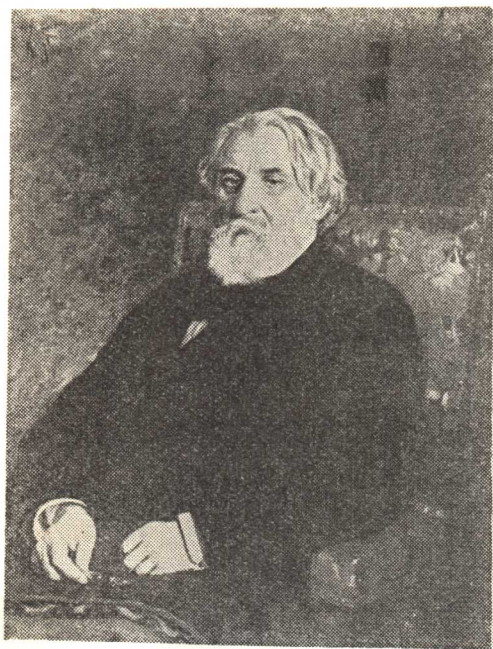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5 插页: 3 字数: 113千

1981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53,000册

统一书号: 10157·132

定 价: 0.55元

(责任编辑: 陈兴起)



屠格涅夫画像

Q9X98106

快乐的岁月，
幸福的时日，
象春潮一般，
都已流逝。

（俄罗斯古谣）

他回到自己的书房，已经是清晨一点多钟了。他把进来点蜡烛的仆人打发走，倒在一把靠近火炉的沙发椅上，用两手蒙住了面孔。

他从身体到精神，都感到极度疲倦。他和可爱的女士、有教养的先生们一起，消磨了整个晚上。女士们漂亮的居多，先生们几乎全都才智出众，他自己也侃侃而谈，才华四溢……然而他烦闷到极点，真象古罗马人所说的，厌倦了人生，对生活的憎恶简直压得他喘不过气来。要是他稍微再年轻一点，这些忧愁、苦闷和烦躁真会使他痛哭失声。他心里像苦艾一样又苦又辣。仿佛有种使人恶心、

压抑的东西象墨黑的秋夜一样，从四面八方他包围过来，他不知道怎样才能逃脱这黑暗和愁苦。想睡也没有用，他知道一定睡不着。

他不知不觉地陷入了沉思——迟缓、漫无边际、充满辛酸的沉思。

他想到人世间的虚荣、浮华、肤浅和虚伪。人生的各个阶段——他刚满五十二岁——一段接着一段在他眼前展现，没有一段令人满意。总是过得毫无意义，白白地浪费精力，总是半真半假地自己欺骗自己——一切都是为了打发光阴——然后突然之间，仿佛晴天霹雳，衰老降临了，接着就是死的恐惧与日俱增。它腐蚀一切，笼罩一切，最后……就沉入无底的深渊。生命要是就这样消逝了，倒也干净利落，然而在完结之前，就象铁往往要生锈一样，又来了病魔、苦难……生命的海洋并不象诗人所描写的那样总是翻腾着巨浪——在他的想象中，它是一个风平浪静的海，一平如镜，纯净透明，一眼能看到黑沉沉的底，他自己坐在一叶扁舟上，可以看到海底黑黝黝的污泥里，藏着一些狰狞的怪物，象巨大的鱼类。这些是与生俱来的苦难——病痛、灾祸、疯狂、贫困、失明……他更仔细地看去，喏，一个怪物从浑沌之中浮现出来，它越升越高，越来越清晰可见。丑恶的形象越来越明显……再过一刹那，小舟就要被它掀翻。忽然，它又沉了下去，一沉到底，回到原处蜷伏，轻轻摆动它的鳍……然而那注定的时刻终需

到来，小舟必将倾覆。

他把头朝后一仰，一跃而起，在房间里来回走了两圈，又坐到书桌前面，把抽屉一个个打开，乱翻那些字纸，还有那些旧信札，大部分是女人写的。他自己也不知道到底要找什么，他只是想活动一下，借以摆脱那些使他烦恼的想法。他随便打开几封信，其中的一封里有一朵干枯了的花，系着一条褪了色的缎带。他耸了耸肩，向壁炉瞧了一眼，把信放在一边，象是要把这些无用的垃圾烧掉。他匆匆忙忙翻遍了每一个抽屉，忽然两眼大睁，慢慢抽出一个小巧的旧式八角盒子，缓缓地把盒盖打开。盒子里，在两层发了黄的棉花下面，有一枚镶着石榴色宝石的小十字架。

他迟疑地盯着这个十字架看了好一会儿，——突然低低地叫了一声，神色是悔恨和欣喜交加。他脸上的表情仿佛是无意中遇到了一个从前曾经温存地爱过的人，久别重逢，容颜未改，只是岁月已经留下了深深的痕迹。

他站起来走到火炉旁边，重新坐在沙发椅上，又用两手把脸蒙起来……“为什么在今天？为什么恰恰在今天？”他想道。许多许多年以前的事，又回到了他的心头。

以下就是他的回忆——

但必须首先告诉你他的姓名。我们的主人公叫作德米特里·巴夫洛维奇·萨宁。

以下就是他的回忆：



那是在一八四〇年的夏天。萨宁刚满二十二岁，从意大利回俄国，路过迈因河畔的法兰克福。他已经自立，有一份微薄的家产。没有近亲，一位远亲去世给他几千卢布遗产。不进官场，他是无法维持象样的生计的。不过，在给官家拉套，进政府机关做事之前，他决定用这笔钱到国外旅行一趟。萨宁严格执行了自己的计划，旅行安排得细致周密，在他到达法兰克福的这一天，剩下的钱恰好够用到圣彼得堡。在一八四〇年，欧洲还没有什么铁路，游客只能乘坐邮车。萨宁预订了一个邮车的座位，但是车子要到晚上十点钟才启程，他还得等上好半天。幸而天气晴朗，萨宁在当时著名的白鹅饭店吃过晚饭，就到城里闲逛。他先看了看丹莱克尔[⊖]雕刻的阿丽雅纳[⊕]像，觉得意思不大，又去拜访了歌德的故居。说老实话，这位作家的作品他只读过《少年维特之烦恼》，而且读的还是法文译本。他在迈因河畔散了一会儿步，像一本正经的游客常有的那样，不多久就厌烦了。终于在将近六点钟的时候，他

⊖ 当时德国名雕刻家。

⊕ 希腊神话中克里特王弥诺斯之女。

两腿酸痛，尘土满靴，来到了法兰克福一条最偏僻的街道上。这是他终身难忘的一条街。一家房屋门前挂着一个招牌，写着“意大利基约瓦尼·洛色里甜食店”的字样。他走进去想喝杯柠檬水。一进门，只见一个简朴的柜台后面有一排油漆过的木头架子，上面象药铺一样，摆着些贴着金纸标签的瓶子，还有装着饼干、巧克力和水果糖的玻璃罐子。一个人也没有，一只灰色的猫眨着眼睛打呼噜，抓挠着窗前一把高高的柳条椅的座垫。一个木质雕花的针线盒子打翻在地，旁边有一个大的红色的毛线团，在夕阳的斜照中映得通红。隔壁有轻微声响。萨宁等门铃叮叮当当的余音消失了，就大声问道：“有人吗？”忽然，邻室的门开了……萨宁不由得大吃一惊。

二

一位十九岁左右的少女冲了出来。她的黑色鬈发纷披在赤裸的肩头，光光的胳膊往前伸着。她一见萨宁急忙上前拉着他就往后走，一面气喘嘘嘘地说：“快，快，救救他！”萨宁的腿仿佛生了根，一步也挪不动，没有马上随她进去。并不是他不愿意听她的话，而是实在太吃惊了。他有生以来，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美貌的少女。她转身对着他，又连连地恳求：“来呀，快来吧！”她的声音，她的

神色，以及她那神经质地用双拳紧紧抵着苍白脸颊的动作，都透露出绝望的情绪。于是他不再迟疑，跟着她奔进了那道开着的门。

在隔壁屋子里，一个十四五岁左右的少年平躺在一个旧式马鬃垫的沙发上。他的相貌非常象她，多半是她的兄弟。他的脸色苍白——白里透黄，象蜡，又象古老的大理石。他双眼紧闭，浓密的黑发在那石雕般的前额和那一动不动的秀丽眉毛上，投下了一道阴影。乌紫的嘴唇间露出咬得紧紧的牙齿。他好象已经停止了呼吸。一只手无力地垂到地板上，另一只手搭在头边。少年身上整整齐齐地穿着衣服，上衣扣得严严实实，打得紧紧的领带勒着脖子。

少女向他扑过去，大声哭叫：“他已经死了，死了！”她又叫道：“他刚才还好好的，坐在那儿跟我说话，忽然一下子就倒下了，躺在那儿一动不动……上帝呀，真的救不活他了吗？妈妈又不在家。邦塔列沃勒！邦塔列沃勒！你请的医生呢？”接着又用意大利语说：“你去请医生了吗？”

“我没有自个儿去，小姐，我叫路易斯去了。”门那边传来了沙哑的声音。一个小老头穿着件钉着黑纽扣的紫色燕尾服，高高地打着个白色的领结，穿着短短的本色马裤，一双蓝色的毛长袜，拐着罗圈腿走进房里来。他那非常小的面孔被一大堆铁灰色的头发遮得几乎完全看不见了。头上四面八方乱七八糟地竖着一些短头发，长的又纷纷结成

卷儿下垂，使老人的相貌看来很象只凤头鸡。因为在一堆乱糟糟的深灰色头发下面只看得见一只尖鼻子和一对溜圆的黄眼珠，那副模样就越发象凤头鸡了。

“路易斯比我跑得快，我跑不动，”老头继续用意大利语说着，一面用两条肿胀的腿交替地支撑着身子。他穿着系带的靴子，靴腰上系着花结，“我送水来了。”

他那枯瘦、指节粗大的手紧紧攥着水瓶细长的颈子。

“不等医生来，爱弥儿就要死啦！”少女又叫了起来，双手伸向萨宁，“好心的先生，o mein Herr!（德语：“哦，先生！”）您不能救救他吗？”

“他中风了，应当给他放血。”那个叫作邦塔列沃勒的老头说。

萨宁虽然不懂医学，倒也知道一个十四岁的孩子是不会中风的。

“他昏过去了，不是中风，”说着，他问邦塔列沃勒道，“你们有刷子吗？”

老人抬起了头：“什么？”

“毛刷子，毛刷子！”萨宁先是用德语，然后又用法语反覆地说。“毛刷子，”他又做着刷衣服的手势说。

老人终于明白了他的意思。

“哦，毛刷子！Spazzette（意大利语：毛刷子）！当然有！”

“拿来吧，把他的衣服解开，给他搓搓。”

“好……Benone! 要不要用水浇他的头?”

“不用,等一会儿再说! 把毛刷子拿来,越快越好。”

邦塔列沃勒把水瓶放在地板上,马上跑出去了。他很快就拿了两把毛刷子回来,一把是刷头的,一把是刷衣服的。一只卷毛小狗跟着他走进来,使劲摇着尾巴,用好奇的目光打量着老人、少女和萨宁,仿佛想要知道这里乱哄哄地究竟在忙些什么。

萨宁迅速脱去了这躺着的少年的外衣,松开他的领子,把他的衬衫袖子卷起来,然后拿起一把刷子,用力地在他前胸和手臂上刷了起来。邦塔列沃勒用另外一把刷子——头发刷子——同样起劲地在少年的靴子和裤子上刷了起来。少女跪倒在沙发旁边,双手托着头,目不转睛地看着她兄弟的脸。

萨宁一面用毛刷子刷着,一面偷眼看她。上帝呀,她真美丽啊!

三

她的鼻子略长,弯弯的轮廓秀美可爱。上嘴唇淡淡地长着一层绒毛,肌肤光洁柔润,脸色犹如象牙或浅淡的琥珀。她的头发的光润波纹,使人联想到皮蒂宫^①里阿洛

① 皮蒂宫 (Palazzo Pitti), 在意大利佛罗伦萨。

利^①刻的汝底忒^②的雕像。眼睛尤其动人，深灰色的眼珠周围，沿着一道黑线，非常神妙，夺人魂魄——那怕是此刻，当恐惧和悲伤减却了它的光辉时，也是这样。萨宁的思想不由自主地又飞回到他刚刚离开的那个美好的国度……但就是在意大利，他也没有见过这样美丽的少女。少女凝神屏息，大气也不敢出，呼吸很不均匀，一直在期待兄弟缓过气来。

萨宁毫不懈怠地揉搓，不仅偷眼看那少女，邦塔列沃勒古怪的容貌也引起了他的注意。老人累极了，喘不过气来，每刷一下都要牵动全身，一面可怜巴巴地哼哼着。他那一头乱蓬蓬的头发被汗水湿透了，垂在两边，摇来晃去，象被流水冲净了的植物须根。

“至少得把靴子脱掉，”萨宁对他说。这不同寻常的场面使卷毛小狗非常兴奋，它的前爪匍伏在地，猜猜地叫了起来。

“Tartaglia! Canaglia! (意语：塔尔塔利亚！贱东西！)”老人嘘声斥道。

就在这个时候，少女的面容起了变化。她双眉上扬，眼睛睁得更大，因为快活，容光焕发了……

萨宁一瞧……少年的双颊有了血色，眼皮颤动，鼻孔翕

① 阿洛利 (Cristofano Allori, 1577—1621)，意大利雕刻家。

② 公元前六世纪，巴比伦国王尼布加尼萨征服耶路撒冷，拆毁庙宇，把许多犹太人流放到巴比伦去，妇女汝底忒杀了该王部下的将军荷罗佛尼斯，救了她的同胞。

张。他从仍然紧咬着的牙缝里长吸了一口气，缓过气来……

“爱弥儿！”少女叫道，“我的爱弥儿！”

一双非常之大的黑眼睛，慢慢地睁开了。眼神仍然呆滞，不过已经略带笑意了。苍白的嘴唇边同样挂了一丝笑意。然后他动了动他那垂着的臂膀，用力把它拖到胸脯上放着。

“爱弥儿！”少女又站起来叫道。她脸上的表情又活泼，又紧张，仿佛马上要倾泻出眼泪，又像是迸发出笑声。

“爱弥儿，怎么啦，爱弥儿，”门外传来了叫声，一位衣着整洁，头发灰白，肤色黧黑的太太急步走了进来。紧跟在她后面的，是个上了年纪的男人。一个女佣人的头，在他肩后时隐时现。

少女跑着迎上前去。

“他得救了，妈妈，他活着呢！”她叫了起来，紧紧地搂着这位太太不放。

“倒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位太太又问，“我回来的时候，在路上遇见了医生和路易斯。”

少女开始向妈妈诉说事情的经过。医生走向病人。病人已经渐次恢复了知觉，一直在微笑。他好像很为他引起的这场虚惊感到抱歉。

“唔，你们用毛刷子给他揉搓过了，”医生对萨宁和邦塔列沃勒说，“做得很对。好主意……现在我们再来看看，还需要做些什么……”

他给病人诊了脉。“唔，把舌头伸出来看看。”

那位太太很关心地俯身察看她的儿子。他笑得更明朗了，举眼看她，脸红了起来。

萨宁觉得自己再呆下去就碍事了，于是往前室走去。他刚刚摸到店铺的门把手，少女就走出来，拦住了他。

“您要走了吗？”她问，很和善地瞧着他，“我不留您，可是您一定得答应晚上再来。我们都非常感谢您，多亏了您，要不然我的兄弟就没命了。我们想对您表一表谢意——这是妈妈的意思。您一定得告诉我们您是谁，并且来分享我们的快乐。”

“可是，我今晚要去柏林。”萨宁结结巴巴地说。

“耽误不了您的时间，”少女起劲地反驳道，“过点把钟您再来，和我们一起喝一杯可可。答应啦？我得回我兄弟那儿去了。您会来的吧？”

萨宁除了从命，还能怎么办呢？

“我会来的，”他说。

可爱的人儿飞快地握了握他的手，就赶紧跑开了。萨宁转眼之间便走出店门，来到了街上。

四

一个半小时以后，萨宁回到了洛色里甜食店，他在这里

受到了亲人般的款待。爱弥儿还是坐在原来给他揉搓时躺过的沙发上；医生开了药，嘱咐他的家人“要非常小心，不要刺激他的情绪”，因为病人是个情绪容易激动的人，且有心脏病的征兆。他以前也昏厥过多次，但是从来没有这次这么厉害，拖这么长时间。不过医生说，他已经完全脱离危险了。爱弥儿象大病初愈的人那样，身上裹着一件宽大的晨衣，他母亲在他脖子上围了一条蓝色的毛披巾。他的样子很高兴，好象在过节，全家也都是节日气氛。沙发旁边放着一张铺着干净桌布的圆桌，中间放了一个硕大无比的瓷咖啡壶，里面装满了香喷喷的可可，壶的周围摆着茶杯、满盛果子露的玻璃瓶、饼干、小面包，还有鲜花。在两个老式的多枝银烛台上，燃着六支细细的蜡烛。沙发的一边，有一个柔软的福禄特尔式的安乐椅，大家让萨宁坐在那上面。甜食店里所有的人都来了，萨宁已经全都认识。连卷毛小狗塔尔塔立亚和那只猫也不除外。大家都有说不出的高兴，卷毛小狗快活得直打喷嚏；只有那只猫无动于衷，仍旧眨着眼睛，在那里讨好献媚。

大家要萨宁说说他姓甚名谁，是哪里人，干什么的。当他说出他是俄国人的时候，两位女士都惊叹起来，同声夸奖他的德文说得极好极了，不过她们又说，要是他高兴说法国话，只管说，因为她们完全听得懂法国话，讲起来也毫不费力。萨宁马上照办了。“萨宁？萨宁！”两位女士从来没想到过一个俄国姓氏叫起来会这样容易。他的名字

德米特里也妙极了。上了年纪的太太说，她年青的时候，听过一出非常动人的歌剧，叫作《德梅特里奥和波利比奥》，不过德米特里比德梅特里奥好听多了。萨宁这样谈了个把钟头，两位女士也详详细细把她们的生活情况告诉了他。多一半是满头银发的母亲说的。她告诉萨宁，她的名字叫列诺尔·洛色里，是个寡妇，丈夫基约瓦尼·巴底士塔·洛色里二十五年前在迈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开了这爿甜食店。巴底士塔是意大利东北威桑斯州人，为人正直，但是脾气不大好，爱跟人吵嘴，此外还是个共和派！说到这里，洛色里太太指了指沙发上方他的一幅油画像。这位画家——洛色里太太叹了口气说，“也是个共和派”^①，画得不很象，把已故的基约瓦尼·巴底士塔画得象个面色阴沉的强盗，派头跟瑞纳尔多·瑞纳底尼^②一样。洛色里太太是美丽古老的巴马城^③的人，不朽的柯雷焦^④曾经把那儿一个教堂的穹窿，用壁画描绘得金碧辉煌。但是她长期住在德国，差不多完全日耳曼化了。她凄然摇着头说，她的亲人，就只有这一儿一女了（说着，她用手一个一个指着他们）；女儿叫吉玛，儿子叫爱弥儿。他们都是好孩子，很听话，尤

① 共和派，即反对君主制，主张资产阶级民主的派别。

② 瑞纳尔多·瑞纳底尼（Rinaldo Rinaldini），为德国小说家伏尔普斯（Christian Vulpius，1762—1827）所写小说中的主人公，为绿林好汉的首领。

③ 巴马（Parma），意大利北部城市。

④ 柯雷焦（Correggio，1494—1534），为意大利巴罗克风格画家。